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一回 柳会农逃难归德府 东方来设宴宪乐队

日本少佐——井勇一郎在商丘归德府衙门，一场大水打破了他们的进攻计划。冈村宁次下令：“停止西进稳固豫东，确保商徐铁路线畅通，急速建立伪政权，这是战略的需要，不可懈怠。”

商丘市坐落在豫东平原，属黄淮地区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，土地肥沃，水源充足，物产丰富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火车站位于陇海铁路中心段，是西进南下的交通命脉，战略上的重中之重。东辖虞城、永成、夏邑；南辖鹿邑、柘城、亳州；西邻杞县、古都开封，北靠黄河古道，是军需供应的良好基地。青纱帐过后，千里平原一望无际，对敌容易防范。

看到这里，井勇少佐心想，豫东真是个好地方！要想在这里实现大东亚共荣，扎下根基，还得依靠华人，采取以华治华，成立伪政权，建立维持会。

“报告少佐！”井勇少佐抬头看了一眼打报告的警卫池原。

“什么事？请讲。”

报告少佐：“龟驯队长在南关布庄铺抓了两个中国人，不，抓了两个中国嫌疑人，已带到刑讯室，请少佐前去发落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井勇一郎放下资料，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美国雪茄叼在嘴上，点燃后习惯性地看了一下表，下午四点钟，缓步去了刑讯室。刑讯室门前四个卫兵忙打日本军礼，龟驯队长边打军礼，边打报告。

报告少佐：“在南关布庄铺，从这两个中国人身上搜出两把勃朗宁手枪，看来是重要嫌疑人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手枪递给井勇少佐。井勇少佐接过手枪看后，嘴里说着“吆西”，再瞅瞅这两个中国人，耷拉着脑袋，捆着背膀，不敢抬头。年纪大的三十七八岁，头戴六棱瓦黑绸帽毡，身穿蓝丝绸大衫，足穿雪白丝袜，脚蹬粉底布鞋，是个富商打扮，鬼眉，细眼尖下巴，瓜子脸，鼻梁凸出，准头尖细，两嘴角下垂，少年出过天花的脸上留下好多深浅不等的白麻子。井勇少佐看着此人暗暗点头，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。再看下一位，年纪二十八九岁，留着分头，上身穿白汗衫，下身穿暗青色丝绸裤，足登胶底帆布鞋，青丝带扎着裤腿，鼻梁塌陷，眼睛透光，看着很机灵。

井勇少佐看罢两个人一句话没说，对龟驯队长耳语了几句便转身离开了刑讯室。

井勇少佐走后，龟驯队长给两个中国人松了绑关进了警备室。

“二叔完啦！”

“完什么完了！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我大江大河过了多少，多少次翻船都化险为夷，吉人自有天相。”

“二叔，刚才那屋里都是杀人的刑具，你不害怕？”

“怕有什么用？车到山前自有路，英雄人物都是从刀尖上踏过来的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在这个世道上，谁不是背着头过的？跟着二叔见识见识，咱姓柳的没有怂包。”

“咱这次来商丘，不带枪就不会出事了。”

“你这孩子哪恁些废话，枪是防身之本，在乱世枪就是生命。”

“二叔，这一回咱爷俩可是没有命啦！”

“你这孩子说话可是真扫兴，不是魏疯子逼着咱，咱也不会到有日本鬼子的地方来。”

两个人正在小声说话，房门突然开了。进来两个日本兵，后边跟着龟驯队长和一个穿便衣的中国人。

穿便衣的中国人走上前去双手抱拳，说道：“二位受惊了，不要害怕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仁兄是鹿邑县商会会长柳会农先生吧！”

柳会农一听来人叫出了自己的名字，连忙站起身来抱拳还礼，说：“我是我是。”

中国人指着年轻人说：“这位与你是一起的吧？”

柳会农说：“这是我的犬侄，贱名柳怀税。小弟眼拙，多有健忘，想不起与仁兄在何处见过。”

中国人说：“是你的朋友让我到此关照。知道你在此遇到了麻烦，略备薄宴为你压惊，随我来。”

柳会农犹豫了一下镇定下来。心想，事到如此不管是真是假，只有任人摆布了。叔侄二人硬着头皮跟着这个中国人往前走。

这里是归德府衙门，自从日军占领商丘后，这里就成了日军宪乐队的作战指挥中心。墙上用中国字写着“东亚共荣”“日军圣战”等大字标语。高墙都扯了铁丝网，四面设了岗楼，岗楼内有探照灯，架着机关枪。日本兵肩扛三八大盖步枪，枪上刺刀双面血槽，斜阳一照寒光刺眼。柳会农虽然惊惧，毕竟是闯过江湖的人，强打精神没有出丑。而柳会农的侄子柳怀税，早已吓得小便失禁尿湿了裤子。

柳会农怕的，不是看到的刀枪林立，壁垒森严，他怕的是没有看到的。心想：刀斧丛中摆酒宴，进来容易出去难。来到这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，不就是两把手枪吗！是朋友送给我防身的。我又不是共产党，八路军。又没有干对对不起日本人的事。大不了手枪不要了。

柳会农叔侄二人跟着那个中国人，左拐右拐地来到一座古建筑式的房门前。中国人停下了脚步，打着手势，礼貌性地请柳会农叔侄二人先进。这是一间豪华客厅，灯光通明，里边摆着一张老式八仙桌，桌上放一把酱色钧瓷茶壶，茶盘里倒扣着四个镀金边的白色茶盅，墙上挂着一幅中国画——八仙醉酒图。中国人随着进来，指给柳会农坐东向，柳怀税坐西向，自己坐南向，北向空有一个位子，看来是给主人留的，人还没到。

中国人把扣在茶盘里的四个茶盅细心地倒过来，倒上茶送到柳会农叔侄面前，柳会农站起身来接，口里说着：“实在生受不起。”

“柳老板，到此不要客气，请先用茶，我马上就过来。”那个中国人说着，走出了客厅。

柳怀税说：“二叔我的裤子湿了。”

柳会农说：“咋弄的？”

柳怀税说：“不知道什么时候尿湿了。”

柳会农没好气地说：“没出息。在家不是挺有种吗？一出门就怂包啦！忍着吧。”

一会儿，中国人回来了，没进门就说：“柳老板，你看谁来啦！”

柳会农慌忙起身，一看中国人后边，跟进一男一女两个人。男的浓眉大眼，齿白口方，大高个，白面皮，高鼻梁，高颧骨，穿一身中国便装，足踏软底布鞋。女的五官端正，穿的是日本装束，足踏木屐，看上去十七八岁，是一个特别标致的文静淑女。柳会农满腹愁云瞬间消失，心想，死不了了。

男的叫东方来，是徐州商行全国布匹批发代理商，财大气粗，为人仗义，结交了不少朋友。

柳会农认出了东方来，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上前就要施大礼。

东方来伸手把柳会农拦住说：“老朋友见面不必如此，请坐下说话。”

东方来说：“会农弟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参议官张君先生，籍贯是鞍山市兴隆桥的。这是我的文书惠子小姐。柳老板是我多年的朋友，今天能在这里有幸相会也是我俩的缘分。今晚略备薄宴为柳老弟压惊，只讲喝酒，不谈生意，开宴。”

一会儿，酒菜上了一大桌。菜是东洋大餐，酒是法国白兰地，烟是美国希尔顿。柳会农叔侄俩也不客气，好酒好菜食欲大增，吃得杯盘狼藉，喝得酩酊大醉。晚宴结束，由张参议安排柳会农叔侄俩休息。

夜里，柳会农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去了省城，正赶上学生大游行。上千名游行队伍，手举着三角彩旗，高喊着“打到日本帝国主义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！”“打到汉奸、走狗、卖国贼，宁死不做亡国奴！”一群青年学生围着他，指控他是汉奸。一阵拳打脚踢，无数根棍棒向他砸来，还被吐了满脸唾沫。

柳会农醒来吓得浑身颤抖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两眼看着天花板，再也没有睡意。辗转反侧，回顾自己大半个人生走到现在也真不容易。

柳会农是鹿邑县高集乡西北角柳河村人，1901年出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。家有良田四十亩，是他祖父柳一河辛辛苦苦挣来的。

柳一河勤劳善良，有一手磨豆腐的好手艺，方圆几十里都喜欢吃他的豆制品，供不应求，生意红火。后来成了亲，又收了一个徒弟。柳一河有了媳妇和徒弟帮手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劳动强度也减轻了，每天只管推着车子下乡送豆腐，其他活儿由媳妇与徒弟合做。时间长了流言蜚语不胫而走，说他的徒弟与媳妇好上了。三十好几才得了个儿子，儿子是谁的无法考证，只有柳一河的媳妇知道。后来柳一河把徒弟辞了，用赚来的钱置了几十亩地，豆腐生意不干了。

柳一河视儿子如掌上明珠，希望儿子长大有出息，给儿子起名叫柳光祖，取光宗耀祖之意。

柳光祖自幼聪明伶俐，酷爱读书。从高集考进了鹿邑，从鹿邑考进了开封。柳光祖自进开封上学就很少回家。放假了别的孩子都回来了，他却以在校复习功课为由不进家。柳光祖十六岁那年，柳一河为拴住儿子的心，给他谈了一门亲事，便是柳会农的母亲。成亲后，柳光祖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开学又走了，自此很少回来，还是柳光祖母亲病逝时回去过一趟。

1901年柳会农出生了，柳一河很欣慰。柳家后续有人了，但他不希望孙子再像儿子那样不顾家，让孙子学会种田就行了，所以给孙子起名叫柳会农。

柳会农三岁那年出了天花，差一点要了命。病好后脸上留下好多块瘢痕。别人家小孩都喊他柳大麻子，伤了他的自尊心，“麻子”二字成了柳会农心灵上永远也抹不平的疤痕。他要强，誓要出人头地，让别人不敢喊他麻子。

柳会农上学了，学习成绩没有一个胜过他的，经常得到老师表扬。柳会农心里自慰：“我这麻子脸比你们光脸净面的孩子强吧！”

柳会农读了四年私塾，又去了玄武私塾学校，跟他一起的还有临村几个同学。

玄武镇坐落在涡河两岸，河水从玄武镇穿过，河上架一座砖拱桥，分桥南头，桥北头两个村。学校就在桥南头路东涡河岸边，春秋季，风和日丽，夏天岸柳成行，河里长满了蒲苇，冬天雪压垂柳，河水封冻，又一派北国景象。光明荏苒，一转眼柳会农在这里上学就是三年。

柳会农十六岁了。上次回家爷爷让他看父亲的来信，才意识到他有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。父亲信上说，他在吴佩孚手下谋事，具体干什么信上没说，而且信上自上到下对他母子俩只字未提。柳会农气不打一处来，随手把信扔在爷爷面前说：“我没有这个父亲！”

柳会农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父亲，母亲也没向他提起过。偶尔听爷爷说过父亲少小上学如何认真，学习如何刻苦。在开封上学期间，为了学习放假都没有回来过。爷爷说的话，柳会农根本没有当回事，这次看到了父亲的来信才意识到他真有个父亲。他发誓要超过他的父亲，让爷爷瞧瞧是儿子有出息还是孙子有出息。

这个阴影在柳会农心里老是抹不掉，心里发闷，又“清高不入俗人眼”，与其他同学不合群，独自一人去涡河岸上浏览晚景。合该出事，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。刚到岸上，就听见蒲苇丛中有女的喊救命的声音。柳会农意识到有人落水了，没有犹豫，急忙跳到河渚上救人。

柳会农到河渚上一看，如此场面，惊得他瞪口呆！要知柳会农看到了什么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(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，未完待续)